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  
第一百二十一回 五子說策請五湖 六女按名歸六院

素臣感此馬之德尤深，一時心如刀絞，雖因天子在前，不敢放聲哭泣，卻已淚如泉湧。天子命內侍：「將馬抬出空地，搭起棚帳，制備棺槨，以禮殯葬。朕將諭祭加封，以慰其靈！」內侍便忙忙的抬抬起來，只聽阿噲一聲，馬腹中落出一個七八歲的女子，赤身臥地。素臣忙提鵝鶴補，蓋覆其身，細看那相貌，竟與玉兒無二；提那馬時，並無骨肉，只有一張連頭帶足的馬皮。不覺破涕為笑道：「陛下請免愁煩！臣馬並未曾死，已化為人，如金蟬之脫殼矣！」因將女貌與神虎之女玉兒無異，並神猿舊稱為金姐之言奏知：「可見女為馬化，馬實未死也！」天子喜極，近前根問。幼女睜目不答。兩個宮女慌忙抱起，屈其雙足，跪在地下，細細問之。幼女眼睜睜地看著素臣道：「只認得這一人，別事都不記得。」天子道：「馬既變人，脫去馬形，豈猶知馬事？其只認得素父者，乃數年來日中注視，心中注念之一人，故尚能認識也。」因令宮女抱坐錦墩，賜以果餌；命內侍回宮，取一套幼女衣褲；著老成宮人，坐碧油小車來，領回撫養：「不瞞素父說，黃馬一死，朕心中萬分難過，不止痛馬，兼恐魘魅素父。今既無死馬之嫌，而有生人之慶，吉祥莫大焉！蠢化為靈，賤化為貴，兆居此宅者之長化脚。卿化公，士化賢，賢化聖也，何快如之！馬皮珍藏鎮庫；此女入宮，朕當恩撫之，以報其德。素父說是金蟬脫殼，即『金蟬』名之，可也。」諸臣俱向素臣致賀雲：「宅相之佳，定如煌煌天語，子孫萬年之福也！」素臣拱手致謝。內侍們已把地下收拾乾淨，擺上小案，君臣重複歡飲。女官奏：「女之兩手俱拳，拿不得果餌。」天子微笑：「此豈鈞弋夫人乎？」因令女官抱至身邊，親手擊之，兩拳俱開，掌紋成字，明明白白是「金蟬」兩字。天子咋舌稱奇，復令諸臣俱看，無不驚異。

天子道：「造物之奇，何所不有；少見多怪，今古同情。人化為物，物化為人之事，本史書所有；為魯夫人文成友字，亦屢見經傳。只緣日所未見，便不能深信。今日與諸臣共見此事，方信書傳所載不誣，又焉知不以今日之事，為未可全信耶？」是日，聖情歡暢，連舉巨觥，勸著素臣等痛飲。素臣等亦各承旨盡歡。須臾，宮人車至，金蟬穿換已畢，領至席前，教以跪拜，解以山呼，謝恩畢，坐車先回。四十男女俱至，天子令叩素臣，以殘肴賜之。見諸臣俱有醉意，也便發駕還宮。素臣收拾鵝鶴補回府，到水夫人房中述知其事，無不吐舌驚駭。

水夫人向遺珠道：「太皇太后發啟，請你後日入宮教授。如此女亦在學徒之數，當與公主等一體教之。既由馬化，即汝兄之恩人也！」遺珠應諾，復道：「女兒入宮，隻身不便，遁姐太小，只好交給養娘，隱郎又帶不進去，意欲求帶鳳姐，早晚作伴，不知大妹子可情願否？」鸞吹道：「鳳姐既得名師，又傍著自己姨娘，求之不得，還有甚不情願嗎？」秋香道：「鳳姐怕見世子，連這房裡都不敢來。若隨小姐入宮，也是情願。」素臣道：「那個世子？定是龍郎了，怎這樣稱呼？」水夫人道：「龍郎才是強橫哩！郡主隨來的內監、宮女，都稱鳳、龍兩孫為駙馬爺。龍郎不伏氣，便逼著丫鬟們叫他世子，叫麟、鵬兩孫伯爺。單是兩伯、兩駙馬沒分別，丫鬟們又添著大小兩字，叫麟郎大伯爺，鵬郎小伯爺，龍郎大駙馬爺，龍郎小駙馬爺。」

素臣道：「別人罷了，秋香，你是最有強性的，怎肯依他吩咐，不告訴太夫人去懲治他？」秋香道：「也告訴太夫人，太夫人微笑不做聲，夫人便不敢作主。單說不要依他，他便使起小主兒的勢來，不叫世子，便要背打三拳，如何受得起呢？」素臣道：「你一把蠻力，又曾練過，那點子小拳頭，三千三百也沒甚痛癢，怎便受不起？」秋香吐著舌頭說道：「世子的拳頭，休說三千三百，連一下也受不住，受了，敢就成了勞傷！」素臣方知龍兒亦有神力。因問水夫人道：「龍郎強橫，何以不處置他？」水夫人道：「龍郎只有些性氣，要抱不平打硬漢。別的事都好，待諸母如親母，視諸弟如親弟，孝親敬長，恤老憐孤，與你幼時性情相仿。一則君子抱孫不抱子；二則已受朝廷之職，即如其職以稱謂，亦非逾分。宮女們既稱麟、鵬兩孫為伯爺，鳳、龍兩孫為駙馬爺，而龍郎仍稱小名，亦覺不妥，故未禁之。」素臣因封一杖於內堂，凡龍兒恃強凌眾，不論婢僕，持此責之。鸞吹登時失色。

素臣將尋訪五湖及麟兒之言，稟知水夫人說：「孩兒今朝就要差人，因皇上臨幸新第，耽擱下了。孩兒該怎樣置辭，母舅便得欣然而來，請母親訓示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早上媳婦說過，虧這點孩子反有見識！但你母舅天生執性，今聞你富貴若此，愈不肯出山矣，如何得欣然而來？除非說我大病臨危，欲彼至京永訣，事後即送還山，彼與我姊弟之情本篤，或能蹙然而來，亦未可知。」素臣汗流伏地道：「這是斷斷不敢，求母親另發一謀。」水夫人道：「若此信不可假，則更無別法矣！」秋香道：「只請大伯爺來，倒管有個主意。」

鸞吹等亦俱縱恿。水夫人道：「且去喚來一問。」秋香得不得的一聲，忙向書房，把五個公子一齊喚到。指著那杖道：「這是專打世子的！」龍兒瞅了秋香一眼。水夫人道：「我只叫麟郎，怎把他四個也叫了來？」秋香道：「五位公子，個個聰明，太夫人逐個問他，也見各人本領。太師爺賜杖，專責世子，若不當面一見，還只認是假傳聖旨哩！」水夫人微笑，先問龍兒，龍兒道：「舅公天性好隱，姊弟甥舅之情，便一切動他不得。依孫兒主意，只索用強；父親當奏明皇上，著地方官敦請，上道如奉詔不力，即治以罪。地方官懼罪，必千方百計勸請；舅公違不得君命，又怕難為地方官，勢必來京。」鸞吹等俱以為然。水夫人道：「彼方遠勢，而以勢逼之，非計也！」次問鳳兒，鳳兒道：「舅公雖決意隱遁，而友於甥舅之情本篤，還當以情動之。法是有一法，孫兒卻不敢說！」水夫人笑道：「可是假說我病危，欲與訣別嗎？」鳳兒跪下道：「行權托病，古人常為之，只是出於婆婆之意則可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我雖有此意，汝父不忍行。你且起來。」鳳兒起去。

復問鵬兒，鵬兒道：「士各有志，未可相強；上有堯、舜，下有巢、由。舅公既有避世之心，婆婆當成其高尚之志。依孫兒愚見，不特不當致之使來，亦不必令人跡其所往也。」水夫人點點頭道：「此兒之言是也！匹夫不可奪志，我與汝又何必奪五湖之志乎？」素臣道：「鵬兒開口即為高蹈之語，孩兒正惱著他入於異端邪說，母親怎反獎起他來？」因把鵬兒兩對，及麟兒述其泛舟五湖之說稟知。水夫人道：「我之許之，不過一時會心，卻不知平日誌趣如此！逍遙遊，乃莊子寓言；范蠡泛湖，張良、黃石，皆以避禍。若君非越王、漢祖，豈遽隱遁乎？凡人當以孔子為宗，天下一家，不仕無義，豈可執悠謬之說，以逍遙為正邪？人皆逍遙，則君臣廢而背叛生，強肉強食，群盜滿山，更安所得逍遙也？此兒本性如此，又自小即從大郎，其所指示，亦必偏於獨善一層；故出口即作鴻飛冥冥之論。現在皇上仿古大學之法，擇公卿子弟俊秀者，入學讀書，五孫俱可進監肄業。小學中有敬亭，大學中有五叔，俱得聖學正宗，當以此兒志願告之，使其對症發藥，以療其固疾可也。」

因問龍兒，龍兒道：「鳳哥所說，動之情，尤當感以誠。婆婆說，早晚要告假回去省墓，當親造其廬，委曲勸諭；示以名教天親之樂，曉以辟兄離母之非；廣以朝隱市隱之方，為大隱何必山林；誘以新園新第之別有洞天，隔絕塵世。不奪孤高之志，而得全兄弟之倫，何苦而不為。何仇而欲避？如仍不聽，婆婆則垂涕咨歎，宿食俱廢，感以一氣之至情。爹爹則長跪號泣，頂踵可捐，表夫三諫之至性。舅婆表叔等，亦必涕泣而陳，匍匐叩請。竊謂人非術石，誠可格天，則高隱之心可轉也。」

水夫人道：「好個人非木石，誠可格天！四說中，當以此說為正。但我因久離邱壠，念切鬆楸，故有省墓之說。而初到京師，新居未就；受恩探重。何敢陳情？昨聞太皇太后於宮中亦建講堂，欲召我入講。則省墓之事，益無期日。龍孫之論，亦成望梅耳，奈何？」因復問麟兒，打一恭，拱立而對道：「說人者，不可逆其情，而當順其意。舅公既天性好隱，而又篤姊弟之愛，當投以所好，而導之以情，只消婆婆親寫一書，說爹爹因富貴已極，欲解組歸田，而意不能決，必得舅公一勸，同為五湖之游，既得骨肉相聚，又可免日仄之禍。他人皆不欲其隱，惟我欲其隱，而不深知隱中之趣，未免隔靴搔癢，不如身為其事，心知其意者之言，親切有味，足以悟之。汝可念同胞之誼，急為援手，萬勿作局外觀也！舅公見此書，必欣然而來。來後，即以龍弟之法行之。不識可否，惟婆婆垂察。」

水夫人輾然道：「冰弦，紫函輩以麟、龍兩孫為智囊，果然，麟孫不獨智，且彬彬有禮也！」因謂素臣：「姑依此行之。」素

臣當差成全、伏波囑咐：「投書後，倘無人入京之意，可著一人先回，一人留待，窺探舉動。如遷移別處，即尾隨之，俟其卜居已定，然後回來報我。」遺珠、鸞歡喜得開眼笑，贊不絕口道：「怎這點孩子，個個都有主意！」立娘愈加嚇壞。次日，成全等領書自去。素臣復著文敏去查禮部籍，果是自己小舅的三代，並說文結久投，定是在京會試。田氏笑逐顏開，一會又疑惑：「怎不來見？恐是生病？」素臣道：「若是生病，愈該著人來通知。必為用功之故，恐一人我門，應酬叢沓，即不能靜坐讀書。完場後，自必來見也！」田氏方才放心。

日中，宮車到來，遺珠辭別合家，帶了鳳姐，入宮教授。天子命欽天監擇了初八吉日，令內閣部院翰詹堂上官，送素臣入第。先期，賀禮紛紛送來，俱一概壁謝。到夜，素臣查看禮單，見有楚王賀帖，急問：「楚王何時進京？」文仁稟：「是午後進來的。」素臣忙令掌燈，速赴王府。楚王已奉旨賜宴，入宮去了。次日，素臣入朝，不見楚王，想已賜休沐。卻知道昨日賜宴，是劉健、洪文陪宴。回到府中，文仁稟：楚王一早來拜。素臣暗付：延安係我辦之事，怎陪宴反不及我？今又曠亡而拜，何也？因復往謝步請見，總管家以病辭。素臣惘然而回。上午，各官到門候送，素臣力辭。安吉道：「這是奉旨的事，如何敢違？老朽等在東方年兄處，靜候太夫人及各位夫人行後，便隨公相肩輿至府也。」素臣知辭不脫，忙令人送茶點至始升院中去。

先請太夫人上轎，五位夫人隨後而行。水夫人坐鳳轎，田氏、璇姑、天淵各坐翟轎，但有行帳張起；湘靈碧油轎車，大鶴羽掌扇，左右遮蔽。惟素娥一無所賜，虧著鵬兒已封伯爵，領了冠誥，得與玉奴、阿錦、賽奴、雲氏一色俱坐四人圍轎。張著銀浮圖頂，茶褐羅表，紅綢裡三簷傘兒。女眷去完，素臣請各大臣先行。安吉道：「奉旨是送公相入府，不說是引導。」素臣只得先上肩輿，各官隨後送行，到了府中，素臣拱安吉首座。安吉道：「今日奉有兩旨，一旨是送公相入府；一旨是賜公相尚主。伊關公及洪、趙、皇甫四位是大媒，老朽等俱幫媒，斷不敢僭！」素臣惶懼道：「學生已有一妻四妾，何敢復辱天潢？公主自應居正，而使臣子易結髮之妻為妾，又恐累皇上之聖明。此婚斷不敢從，此刻即當入奏！」

希賢道：「皇上有兩全之道：田夫人為左夫人，公主為右夫人。居結髮之下，既無嫌於易妻；而不同於眾妾，亦不為褻公主之尊。皇上恐學生等人微言輕，故特命安太師並合朝卿長，共勸公相勉就此姻，斷勿推卻！」日月道：「公主即楚府郡主，加封水安公主者。楚王曾有微勞於兄，許以有求必應，吾兄豈可食言？」素臣方知曠亡托病之故。長卿道：「楚郡主即女神童，真吾兄之好迷也！非吾兄孰可與耦？且已奉皇上賜婚，豈有別適之理？吾兄其熟思之！」金相道：「皇上說吾兄若固辭，即令弟等人見伯母跪求，兄勿苦劉太師也！」素臣呆在椅上，做聲不得。

日月等便要求見水夫人說：「我等俱係子姪，原該進見。」安吉道：「學生現與公相同官，亦與子姪無異，當一同進見。」素臣只得入內稟知，並將眾人之言，約述一遍。水夫人道：「這真難屬難處之事！公主兩番救你性命，乃大恩人也。以大恩人而辱為次妻，一不可也；且其年甚幼，你又妻妾滿前，豈不誤彼青春？二不可也；並妻匹嫡，古訓所戒，今日左右夫人，非並妻乎？三不可也。但揣皇上之意，聽諸公之言，則又斷無收回成命之理。公主又豈肯他適？是反害公主也！不從既有害於公主，從又恐非公主之所願。不能報恩，而反辜恩，反覆思之，實無良法以處此，奈何？」

天淵道：「公主是極情願的。皇上與楚王，亦必因公主而有議婚之事。天淵在宮，實所深悉。太皇太后及各宮，常要替他擇配，他便力辭，說世上除了老爺，無人可配。皇后說老爺年紀大。又已有一妻三妾，豈不誤你終身？他便默默不答，私與皇后議論；『晉文公以暮年入齊，桓公尚以女妻之，可見古人婚姻，並不計年。諸侯一娶九女，可見古人婚姻，不論妻妾之多寡。怨耦則雖夫婦二人白頭相守，愈覺傷神；佳耦則雖姬妾滿堂，膠木逮下，益徵愷樂。前日蒙皇上賜婚，看公主神情及皇妃辭色，俱有先以乘車之意，故知公主之情願。而此番賜婚之故。實由於公主也。』田氏道：「聽郡主說來，則就婚乃深遂公主之願，辭婚即大傷公主之心！從前媳婦曾說：『楚府郡主若歸於相公，當讓為正室。』何況楚郡主即係女神童，前恩後恩，頻繁重疊乎？媳婦區區之誠，實願退居妾媵，望婆婆慨允此婚！」鸞吹及璇姑、素娥俱為懇勸。水夫人慨然道：「上既難抗君命，下又重違諸媳，中復朝紳滿座，眾口同聲，加以成命實難收回，公主何肯另配？雖欲守硜硜之見，豈可得哉！吾兒速出應允，勿久稽君命也。」素臣垂淚而出，謹以母命就婚。

各官俱大喜致賀。希賢等四人先去覆旨。是日，禮部因知貢舉，翰詹因典試不到者四員，到者共二十五員，設二十六席，二十五席俱一律朝下，素臣一席朝上。須臾，希賢等回來，說皇上大喜，令公相作急行禮。素臣即請入席，希賢道：「這中間皇上坐過，我等如何敢坐？」素臣道：「皇上坐補袞堂匾額之上，今席在匾下，又偏於東西，似不妨礙。」希賢道：「不如競空去此間，尤覺相安。」因把席東西挑去，空去中間。素臣陪東則失西，陪西則失東；因添設一席，請古心出來，向上三躬，即入席分陪。行酒七巡，獻湯三道，安吉等不及終席，即起身告辭，要去覆旨。

素臣亦隨進宮門謝恩。回來，隨同水夫人、兄嫂，率領妻妾子姪，先拜祖廟，次拜土神四祀，次拜灶神，然後合家見禮。素臣看去，獨少龍兒，因問：「龍郎何以不見？」水夫人道：「昨日太皇太后召進宮去，說要留住幾日，不知何故。」素臣便不再問。水夫人派素臣居日觀樓，田氏藍田樓，璇姑璇璣樓，素娥素心樓，湘靈瀟湘樓，天淵天繪樓，空鳳羽以待公主，自居安樂窩。以日升堂為素臣日間讀書、辦事之處；月恒堂為諸媳日間會聚、工作、講習之所。五子隨母而居，各丫鬟宮女，亦俱隨主母而居。內監十八名，亦照前派值各門廳。復將奚勤、金硯派居大門內廊房，文虛、張順派居大廳後廊房，錦囊、韋忠、成全、伏波派居正宅東西從屋。

因成全、伏波出差，暫留春燕、秋鴻於安樂窩邊間，與又全、鳳元妻妾一淘住宿。東宅屋多，古心人少，派始升夫婦、任公妻妾、洪儒夫婦，同居東宅。西宅空出兩廳，安士豪、成之、無外於第三進，雲北父子於第四進，天生、鐵面夫妻於第五進，有信、以神、玉麟及二妾於第六進，全性父子第七進。福建六雄，山東十二將，俱分住東西宅從屋。十名男卒及新賜十二名童男，分派日升、補袞兩堂及西宅內住宿伏侍。十名女飛卒及新賜二十名女婢，分派月恒堂、安樂窩及各樓下住宿伏侍。是晚，內外三宅，合府歡宴。席散，水夫人命素臣宿田氏房內，輪至天淵畢，即獨居日觀樓，令熊熊、烏鳥、春杏、夏蘭伏侍。嗣後，值諸媳月事初淨，妻則進各房寢宿，妾則各令婢女抱衾褥，至月恒堂薦寢，以別體統，兼不虛上皇之賜。素臣唯唯遵命。

初九日，拜謝相送各官，即請陪大媒，行納采問名禮。初十日，納吉，請三宅親友陪待大媒。十二日，納徵請期，請雙人、赤瑛、心真、首公、吉於公、連城陪席。擇吉十六日，素臣告廟，行親迎禮。用鎮國大學士全副儀仗前導，公主鹵簿車輅隨發，後面一色小內監，名執鎮國世子小仗全副，龍兒一品冠帶，騎著小馬隨送。加以公侯大臣命婦送車，車輛絡繹不絕。文恩、文容、金硯各率標下將弁軍兵，披執鼓吹，於道旁夾護。皇城内老幼男婦，觀看者填街塞巷，俱說嫁娶之盛，目所未見。

公主鳳轎到門，素臣揭簾，同至祖廟再拜，進爵讀祝，又再拜；出詣鳳羽樓寢室，與公主交拜；就坐進饌合巹畢，復相向相拜，鼓樂人等俱退。水夫人率諸媳、款各婦於日升堂。古心、始升陪大媒於東宅大廳。文恩、文容陪內使於西宅大廳。玉奴、阿錦、賽奴、雲氏陪女官於月恒堂之中。春燕、秋鴻、小躉、天絲陪各宮女於月恒堂之東。紫函、冰弦、秋香、生勝陪各命婦眾婢於月恒堂之西。金硯、錦囊款各內監於門廳。其餘內使各執事人等，有文虛、張順、奚勤、韋忠各派員役，於東西兩宅小廳及長史中軍等廳宴犒。各處席散，素臣出送大媒內使，入定水夫人已畢。金蓮寶炬下，細觀公主，比金階相見時，出落得更風流。但見：

縷縷青絲，挽出巫山秀氣；垂垂金縷，漾來洛浦靈光。眉緊而長，雙蛾入鬢；目明而壽，丹鳳凝珠。櫻桃口吐出蓮花，功救他黃屋內兩朝天子；春蔥手擊開銀杏，破解過白衣中一個大人。滿腹五車書，虧你瘦生生嬌怯娃兒，如何貯得；寸心千古事，除卻烈轟轟英雄男子，那個參來？只此刻花冠卸處，丹桂香飄。已是玉容生百媚；到中宵春汗濡時，芙蓉水浸，可知粉面更千嬌！

素臣擁入錦衾，摟著一捻腰肢想著兩番恩德，好生憐惜，無限慚惶！

一個極諫直言，名擅千秋奇男子，一個隨機應變年方七歲女神童；一個七疊忽攻心，險斷送想中淫女，一個千日不解帶，生救脫意內情郎；一個六度姻緣生感生憐，無限恩情非為色，一個初經風雨又驚又怯，自憐嬌小不勝春；一個說救命恩人，聽枕邊百轉

流鶯，忍教你悲啼欲死；一個說下床君子，到被中雙棲彩鳳，便難為道學先生。一個說壯歲息配弱齡，況已一妻四妾，恐辜負你青春年少；一個說老夫尚得女妻，即令三宮六院，自甘分金碗玉餘。一個說你的姐兒就是我的妹子，大妹不婚終婚小妹；一個說我的親爹便是你的假岳，大姨弄後弄小姨。

次日，公主出謁水夫人，滕嫁官人以會典進，傳旨令公主遵照行禮。水夫人西向坐，公主東向立，行四拜禮，水夫人答二拜。復請田氏，田氏述知初意，讓公主為正，公主道：「有君命在，姐姐何必過謙？」水夫人道：「此非左媳過謙，實出自感恩之誠。但既有君命，自當恪遵，毋以私廢公也。」於是田氏居左，公主居右，平拜四拜。璇姑等請公主坐受，公主不肯，東西向立，受二拜，答二拜。古心、阮氏行臣民見公主之禮，公主力請家庭之禮見。水夫人道：「會典雖有公主拜舅姑之禮，而自國初至今，未有一人行之者，行之，自老身始，實仰體皇上聖明之意。若翁姑丈夫以外，再行抗禮，則太褻國體矣！公主可坐受伯姒之拜以尊君，嗣後仍酌行家庭之禮，則公主之謙志亦伸矣。」公主只得西向坐，受四拜。隨即請古心夫婦西向，公主東向拜之。

次及五子、三姪、一甥、一甥女、各婢僕、內監、宮女、為奴人等俱見禮過。鸞吹從東宅過來謁見，公主熟視鸞吹，鸞吹熟視公主，不覺兩人心頭俱突突地跳蕩，面色忽紅忽白，改變不定，眼裡便酸酸的，只顧要流下淚來。眾人看這模樣，無不詫異。正是：

紗臂闥牆皆後起，淚流心跳是先天。

總評：

欲寫馬之化人，先寫馬死；欲寫馬死，先寫馬俯首汗出，渾身抖戰；欲寫汗出抖戰，先寫拜馬；欲寫拜馬；先寫神猿，神虎之類，欲寫猿虎，先寫天子之廬有遺賞，諸臣之贊頌明良。此波委雲屬之妙也！然寫至馬死，而天子流淚懊悔，素臣心如刀絞，天子復令搭棚、制棺，以禮殯葬，則當時目擊後無臨文。固無有更於請祭、加封之外，別起一念者。而忽聽阿噲一聲，落出一個七八歲女子，此是何等神通！

天子微笑雲：「此豈釣弋夫人，」而果一劈即開，善讀書者必逆料後日將有承恩冊立之事，就意其故作疑陣，以障天下後世錦繡才子之心目也。明用古事，卻暗翻前局，方不是捨人牙慧。

掌紋成字，又用古事，天子復明說為魯夫人，祥兆加一倍作疑陣，以障人心目，此為遊戲神通！

天子造物之奇一段，議論妙不可言！化呆為活，化疑為信。凡出奇者，必當以法詠歡而熨貼之。

欲見諸子之長，先見龍兒之短，此抑揚之法也。而短處饒有英氣，更得水夫人一番表白，尤見頭角崢嶸。

五子各出一見，令人目迷五色，如入五花陣中，殊不辨其東西南北也。水夫人雖獨賞智囊，而鳳既暗同，鵬復點首，所不許者惟龍兒耳。乃鸞吹等文俱以為然。然則此五兒者，非特芝蘭不足以刺之，即有造亦不足美之矣。五子五謀中，夾入針砭鵬兒一段，橫山截水，以靈活之，文家之秘。

四子俱欲致之使來，鵬兒並不被跡其所往，立此翻空，方免雷同之病。

水夫人一時會心，即許鵬兒，及知其素性，便下針砭，雖使莊周復生，無從置辨。與夫子喟然與點復因其問而裁之之意正同，真不愧女聖人之目！

欲寫賜婚，先寫辭病；欲寫辭病；先寫斃亡；欲寫斃亡，先寫往拜，而知賜宴之事，亦是波委雲屬之妙，熟於此法，豈有突如其來之病？

寫素臣不肯就，只呆在椅上，及垂淚而出八字，便已寫足，所謂一語勝人千語者。紅豆私與皇妃議論一段，可謂眼高於頂，知包其身。

進第派居，尚婚款宴兩段大文，只是趁筆寫來，絕非經意，而位置天然，不可移掇，所以為妙。